胡文忠公遺集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一

長沙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 編輯

致曾滌帥庚申二月十七日

籌撥之兵久而難成非徒不能足數善良者恐其難堪狡猾者恐變而加厲大致歸其部下則意尙保護與之等夷實不能容古今將選此種甚多也來示以多作游擊之師於兵法則萬善惟游擊之師須至仁之人乃肯救人容再函致之事丈千人蔣楊禮前禮後千人已札行隸丈麾下霆營亦可暫爲後援求丈

指定紮營之所疊營并無短處惟不知審地勢結民心是其所短若以好手助之可爲雄鎮也

致金逸亭觀察十七日

聞桐城有義士名儒文徵君鍾甫甘徵君玉亭弟欲敬禮延訪求仁兄託人禮請給輿馬來營仍望示復淼帥處已撥二千人恆左右禮前後也多公可撥黃勝日李續燾與前趙朱楊李四營共三千二百六十人鮑軍尚待整理增募應入天堂或霍山毛坦廠以杜霍六窺伺否其帶兵官爲朱國承也思之酌之

致嚴渭春廉訪十七日

歸州灘槳官得有限之錢商受無窮之禍可歎可悲

公批此議始終不懈所議均如尊旨施行加增州牧

公費六十串尤為得體公彈精 國政志氣如神應

請把定激濁揚清興利除害為綱領吾輩午夜自思

總恨虛生耳嘗言吉貝入中國衣被蒼生功德無量

宋仁宗遣官採海外早稻種入中國四月麥熟八九

月晚稻乃登場自早稻入內地五六月即可接續青

黃此功不在神禹之下此外如叔敖芍陂李冰成都

忠宣吳淞水利均大功德救活不可數計大抵天地

父母之恩必以養人為本為民上者不可一日無此

心因公議歸州灘政利弊附及之方存之留心時事
所著書應留覽二三日卽寄廼松蔭雲治行可嘉然
不宜保奏太速樂圃先生之功在漢中利及十世久
於其位也愛人當以大德不以私惠設嚴公一歲三
遷亦與弟未同腐耳弟尙恨守黔日淺矣

致顧子山觀察 二十一日

公費不入奏銷是二百餘年定例戶部係例中可以
細查此等事如天津關及蕪湖關淮鹽浙鹽均有舊
章部中忽作外行殊不可解弟已將署中三次原案
及戶部則例調查矣容再速復公費及化私爲官之

鹽費均非定例淮鹽岸費之有定例者何不報銷川鹽之試行無定者豈可報銷據冊初云此案若遵部報銷無論如何仿照軍需變通辦理仍是必駁必賠以公費無奏定之案與軍需有定例者不同也欲通淮鹽須侵越淮北之境而以水師駐三河尖正陽關名為助剿可引淮北又須於麻城設重防駐大員以遏之公其思之弟病風熱頗苦懶散敬謝不敏矣由江西則費重成本重由淮南則費重而事功尚遲戶部近二年謬處甚多少奏少咨為是如鑄錢之案尊處可詳來弟必批駁不準咨復異日有事弟執其咎也

復兵刑部軍機曹琢如王少和蔣叔起　三十日

世亂循生始而信讒既而信盜剛方直節不保令名而讒人已逞盜賊得以橫行至於盜言孔甘炎炎乎不可終日矣驕帥之流專以信盜爲事除盜不敢必而縱盜之貽誤又將及於中原腹心之地必致牽掣齟齬而未有已大局可危蜀中辦盜無良將蕭軍已由湘入蜀若得不分其兵不絕其餉當可有濟滌帥將入安慶而前敵統率無人時以爲慮蓋蕭張分應粵蜀已從割愛頻年作客仰食於人金石孤忠可敬可念鄂人甘苦與共而協濟亦頗難支計水陸馬步

六萬人實近年楚軍僅見之作非不欲多多益善而力小任重爲之奈何弟十載行間溼熱相搏始而甚微日以艾葉薰洗近乃增劇惟希庵未到軍事付託甚遲不敢言病耳建德自遁撤甯防務又嚴午橋先復鳳陽尙無苗報前來殊盼念也

致吳菊莊 二十一日

足下訓營一軍久經戰陣其中膽技兼優者諒皆足下所深識鄙意欲挑足五百人歸足下管帶暫紮太湖以待相機調撥一切與義渠觀察商之其勇技稍遜者概從割愛必須萬選不落者足成勁旅一營即

赴下游駐紮爲要

復余會亭 二十二日

得書知移營均妥此次總須誘城外之賊盡殺則城乃可得若直逼城下必難卽時成功也如何能使賊必來戰尙須熟思乞與逸亭兄密商明以示我湘與昌共二十餘營除左營與新左尙待另撥外又除發右之歐副前之成尙恐不能勇敢整齊此外似可得精兵萬人以萬人戰則賊可破也戰則有餘圍尙不足攻亦不值也卽祈酌之

復皖撫翁祖庚 二十三日

弟前與滁帥商飭李守宗羲權撫安慶蕭函請加札委諒蒙察照現當軍務喫緊之時一切採辦接濟皆賴地方官聯絡紳民以資嚮應即撫綏團練亦屬目前要務非才識兼優不足以肩斯任弟現擬四員以備採擇另單開具履歷送呈冰案伏候卓裁如以鄙言可採即希示復再弟意欲招引淮北票鹽由鎮陽關三河尖入楚楚之利亦皖之利也刻下李世忠尚阻滁來之聲教淮河商賈能否通行一切利權已否操之自上倘乞與午橋星使細籌示復如淮上須水師弟處當籌撥攜糧而來駐守三河尖正陽關何如

又英霍潛太望六壽州縣或本年無賊或二三年無賊似應嚴札起徵錢漕其漕價可否採取楚章以四千五百文一石或五千文一石儘數交行營以充軍餉或變銀解送壽州大營統候斟酌

致吳幹臣 十八日

欲固山險而保商固霍六均無虞須兵若干人係兵三千人何如守而不戰毛坦廠流波磕與霍山城外東北何處爲總何處爲要刻下無兵可添只霆營三千五百人春霆假歸而其勇丁亦尚多傷痍須養息二月乃可戰也乞籌思示復如以爲可弟即酌量撥入尊處約相

雖三五里分紮聊樹聲威至進攻舒城尙有待也

致蕭濬川 攸江 鼎訪 二十三日

奉函具諗名將功高爭相倚重簡書奔逐莫知適從徘徊苦衷盡勞可以共喻此次衡　命入蜀取道大江泝流上剿隨乘水陸之便一心而成大功爲頌爲慰此閒屢函卓如制府總求不分仁兄之兵不竭仁兄之餉想旌麾所指不難如烈風埽枯應手而下也弟與滌帥商定懷甯桐城舒霍分三路進規之計希庵卽日可到軍事付託有人風溼積勞之軀得藉以稍支展矣

致官揆帥 二十五日

多公馬步連近日補募添撥實其馬隊步隊九千九百六十名若要再撥弟實無另起可籌余與鮑自成一軍一堅忍可用一明白曉事彼甚畏多公弟不忍撥開也如某公必欲撥皮撒刁只可令其再行自募一千六百四十名以成步軍一萬之數如念糧艱不爭此數固甚妙也瞿六之閒以鮑軍暫守不動弟本意欲余際昌守此而金逸亭諸君愛余特甚欲引以為助只可聽之某之志向性情的是充公牌子弟自顧無權且自知無能只應作陸師之案牘房水師之

長龍哨官耳

復浙撫羅澹村 二十五日

奉惠書領悉種切貴省完善之區財賦所出大局攸關萬不可不力爲援應弟查蕭守翰慶籍隸衡州久經戰陣若待回湘招募深恐緩不應急現因衡州之訓營撤回其勇丁實多精銳已於二十四日飛飭蕭守星赴鄂垣面商唐道逐一挑選必可得力其軍械帳房均屬齊備該營自鄂至浙口糧已飭糧臺代籌酌給惟竄擾貴省之賊目爲僞忠王李秀成二千人禦之戰與守均未足恃近年兵將非四年初興時可

此非五六千人不能自立弟已函商彭道添派韋志俊三千人給與軍帳資糧並歸蕭守統帶則兵力稍足惟此時貴省兵力單薄外援不至只可守而不戰弟必飛飭蕭守韋志俊整理成行星馳赴援希庵兄已於二十四日來營弟當另與籌商以善其後尚冀我公寬懷靜鎮設法堅守必可保全也

復馮春皐太守 二十五日

此時天下大局不患哨弁之乏人而患將才之難得益兵事之強弱繫於一將將得其人弱者可強將不得人雖強易弱所謂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也閣

下負經世偉略憂樂關懷撫時局之艱難念生民之憔悴當必枕越石之戈而擊祖生之楫矣現已函商館門中丞籌衡郡局務閣下可謝仔肩即望來營相助一面隨摺　奏請先此佈達伏乞卓裁

復浙撫羅澹村　二十五日

讀公之書不忍竟篇終夜旁皇殊無所措弟去歲因陳瑛之荒唐不敢不以直告意欲以寶慶廩生現帶凱右營梁湘帆回湘募寶勇二千人以爲浙之防兵該員見弟六年訪求之士廉明正直實可信任七年八年均以一營獨守湖口九年撥寶慶十年撥太湖

均身在行間也妙在能於地方士民極意聯絡其才不及迪庵希庵然守正之士可以力保去年弟簡此意未敢明言而函中已露端倪因復書并未提及是以未敢舉行如以爲可須半年召募行役乃可到浙亦屬殺不應急希庵昨夜到營言其營中有記名總兵成大吉亦可以一營化爲二千人如欲此人亦須回湘添募亦非五月不能到浙成之紀律遜於梁而勇往過之弟與滌公希公日夜焦思實屬無聊滌公未能來今日尚無

廷旨也

與宋長慶二十六日

昨調請貴營移駐霍山黑石渡或分起入城中爲守等因諒已察看該處地勢情形應請足下函商幹臣兄審察酌度妥速辦理以重北路之防而備東征後勁之師是所切禱應紮何處弟無成見春霆未到以前總是守而不戰之局須四月後乃可進六霍之青山堡也足下務須督率各營深溝高壘講求守法其米糧軍火亦須預爲籌辦以備不虞是爲至要

致金觀察 二十八日

伍令探單呈覽乞察度情勢應以何枝應桐城何枝備安慶援應何枝防霍六何枝防商固以備潁州三

河尖各路之警祈卓裁示復爲禱滌帥圖安慶之兵稍單如多公之意欲圖安慶則滌帥亦會桐城則如此則桐城有守兵有戰兵部舒六亦有援如多公之意欲圖桐城則以撫湘三軍再酌留一枝助滌帥而李公部下盡規霍六舒鎮留商固總俟多公復信到後再定局耳如多允作四路策應之師則霍山六安商固應如何籌防分布卽希籌示潁州府已陷三河尖有警擬以宋國永一軍爲北防應駐何處乃安

復湘撫駱籲門二十九日

承示桑梓情形盡籌彌苦亦何敢以不情之請再四瀆

求惟是雍北一隅歲入無幾儘力搜括何能數六萬
人開銷以有限之財供無限之用力小任重勢必不
支現在深入重地山徑轉輸較尋常勞費數倍支絀
萬狀飛輓一空強寇當前協餉自去秋以來分文未
至豈枵腹荷戈所能策其馳驅用命庚呼莫應焦急
如何可言去夏騰挪之時各處均堅執不肯侍力言
秋冬收漕老前輩必行歸款且以尊處復信寄省公
閱今鄂餉虧欠以七十萬計當此迫不及待之際必
乞設法匀濟以應急需想我公理財善政劉晏韓滉
不得專美於前知必有以應也臨穎不勝禱切之至

致曾滌帥 二十八日

希庵因雨暫留大約初一日可起程多君如欲圖安慶則丈與希公合力可得精兵三萬餘人鮑尚在外可留防商固謀桐城而援商固守霍六均有餘力如多君欲攻桐城即以桐予之由希庵分兵以助安慶仍可專顧舒六其勢稍隔其力尚足也大底望多之援人不如求希公之神速而肫切也且撫湘合并則有守兵有戰兵有堅忍之師有援應之師鈞見何如

致鮑鎮軍 三月初六日

別後愈甚弟台假歸以久役行間不遑將母亦屬人

情之至而省中不免以大義相繩中堂詞意倘不以為然此中委曲殊難言罄昨以傷病請假入　告祇謂離營養息弟台到家後三五日內當奉母挈眷迅速赴鄂萬不可稍事稽遲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浙事危急前迭得羅澹村中丞咨報偽忠王李秀成率大股竄陷皖南之廣德績溪等五六州縣浙之安吉等三縣城離杭不過數十里經旬未有近耗心憂萬分已以蕭守翰慶挑選訓營三千人並李尋志俊部下三千人應之連日陰雨泥深數尺軍士兼程亦慮緩不濟急仍擬另撥勁軍隨後再進若非弟台啟行

不至焦思無策也三月之期斷不可拘定前議總以
速來爲妙跂予望之

致官揆帥　初六日

頃據蘄水縣易令稟稱以修復　聖廟考棚衙署
各工程均照王孝鳳計田派費之議每正一兩出錢
六百文以爲興作用項愚見昔魯宣公履畝而稅孔
子非之若　聖廟而欲以畝稅累民恐非　聖
人之所歆也況城工衙署應由地方官酌量勸捐當
戶興修更不得加賦病民致滋擾害正賦錢糧逐日
嚴催有定制尚恐侵漁尚恐虧欠況加畝費難免胥

紳書吏侵蝕不能盡歸實用是徒苦我農民而大戶
富紳可以倖免且州縣亦樂於中飽此議未便通行
可否即請中堂駁回王家璧一案并請札各州縣勸
捐集事不準於錢漕正供之外加派分文致生弊竇
兵燹之餘元氣未復休養生息猶慮中傷況其征稅
以致戾也

致李希庵方伯　初七日

別後即感寒嘔逆臥病在牀强起則我頭殊涔涔也
應商事宜敬陳於後一多公欲桐城則滌丈與公軍
任一路三路勢不相及應如何籌議乞示定一淡公

奏請滌丈此間應留滌丈爲是而皖南浙西不可無
一起勁兵不僅目前須援浙卽異日仍須楚軍由浙
江出徽甯由徽甯出池太也不若派人援浙異日卽
由浙備餉以圖池太免致鄂人之力大有不逮弟意
卽欲以霆營援之或可獨當一路乎一鄂餉因川亂
鹽稅擠金均減去兵以節餉亦是急務一滌丈應撥
何處乞酌定調派一多公欲圖桐城須萬人以茂營
義中營益之仍許其自募六百人以成一萬步軍之
數何如其霍山一路請公酌派何如如不可派飭多
自募二三營亦可一霆營本不可卽到霍山以滌丈

意欲林翼作護衛以便兼顧英霍商固近守而遠𠞰如老兄之言也惟林翼疏畧褊急不能治兵甄營營規恐非林翼所能整飭林翼只能隨湘撫與昌營在一處以其愛民而能要結民心也

致莊蕙生方伯 初七日

奉手書前事只形弟之孅淺褊急而揆帥之寬仁大度照然如揭弟如雲煙過眼得揆帥第二函已了然無一物凝滯於中矣昨於初六日函請揆帥弟處妥擬四人乞於四人中採擇二人或三人入奏弟稍有所急於前是不同之義無不和之心此必乞揆帥作

圭操擇入奏乃合協恭之誼昨夜邢星槎來問疾力
請必表刪去其名蓋星槎宦興頗淡年已六十三不
願入混塵網也弟艱於執筆今日始補函陳明多都
護恨鮑超而滌帥甚愛之不能不曲從萬一浙江果
警當以鮑援之浙江每月供給徽甯兵餉二十萬而
竟送賊入門何如以此軍助之尙可戰乎

致官揆帥　初九日

浙江十日無報非危迫即梗塞浙江關係京倉京餉
海運根本戶部之政事日非知催餉而不知餉事非
地方安靖無從著手也若照部臣近日之樣亂不可

止殆有甚焉前撥六千人援之恐尚不濟至伍令欲以逸亭援浙逸亭爲營務之才曉暢軍務輯和士卒實是確評惟獨當一路則氣不甚固威亦不行也多欲獨謀桐城除再撥二營尚須添六百名乃是一萬步軍之數應可令其自募舒城人少地荒均不甚願舒城希庵即潛桐之交作四路策應之師昔年塔忠武羅忠節李忠武均仁愛有救人希庵亦仁人也遂意原欲多公作策應救人之師多既不願策應而願獨謀一路且多公之救人尚不如李公之真切而肫至也何如

致莊蕙生 初九日

閣生儒者其心地乃君子也如不顧六侯祖庚信到弟仍留之此君有愛敬之意非嫌而遠之也六是大郡可爲富強無論土地甚美即茶利亦可足兵足食天利自在天地留人事阻之不知愛惜其病總在不求才不擇人古人一成一旅而可爲今人以千里數千里而安於一成可恥也已可慨也已

復秦撫譚竹巖 廷襄 二十二日

承示賜解月餉二萬利濟楚軍當以德意宣布各軍水陸歡呼飢疲鼓奮非獨林翼一人感刺心骨也現

在東征之師水陸馬步共六七萬人每月餉項約需十餘萬兩近因蜀事糜爛西道不通釐金大爲減色且以楚北一省之力供前敵六七萬人之食其勢必不能支茲復分兵援浙籌給行糧亦已力竭筋疲羅掘殆盡焦灼情形莫可言狀伏惟老前輩心憂天下時以餘惠恤鄰西郊霖雨霑潤殆徧盡籌之苦何敢再四瀆求此軍之進謀皖省實爲皖省大局計而非爲湖北分防分守養此多兵尚乞統籌全局曲成不逮可否於捐項內迅賜勻濟以利征勦則東南數百萬生靈皆拜仁人之賜矣臨穎不勝禱切之至

致官揆帥 二十五日

智識亦生於精神林翼深恐上負期望轉覺不安黃州兩營遂移居恐皖人責我鎖我撤兵自衛也訓營三千以三千應豫州亦可預防北路即以三千人全數付之亦可得力彼并無此中等好勇省城太空虛實非用兵之謠識訛訓營一千或調此間一千如梁作楫曹日升等均奉公謹守即久離戰場而勇額不敢稍虛儘可調防大底兵勇久防則誤於太逸久戰恐其過傷不如隨時調換則勞逸均而不致廢弛察營總馬隊即請調回省城派人訓練金陵之賊必以皖南

爲逃路池州太平不能容此巨股其地米少且有金陵追兵上躡也若闌入江西得飽食而賊勢又張兩湖之患終無了時若以蕭部訓營韋營六千二百人防守祁門則可保江西全省門戶惟企求函商江西月給餉項是爲切要

復莊蕙生方伯 二十六日

賤恙中瘉三日近兩日如前而張仲又謂脈氣不如前二日猶勝於初到之時蓋實衰而非証矣惟桐慶未復獨不可少緩須臾乎亦一恨事姑靜養以俟命耳澹公好人好心弟因此事幾乎氣煞司封疆而胸

中無將帥腹中無甲兵可傲可懼公與渭公世亂無便宜法門無安樂境地異日嘗思鄙言及今思之猶可及也過是又少味矣昨有王璞山練勇芻言一卷已寄書局其嘗制與滌帥及鄙人大同小異其書亦粗具規模而不及方畧然軍旅之事能腳踏實地便是奇謀萃嚼果臣文若速刻之不過費錢三十緡耳公言未嘗薦一賢者而屢爲庸吏乞恩亦不盡然舉澹公范公及開生此三人雖才非絕世而如澹公西民之德亦近時所難及開生心術殊爲良善非止中才也公嘗用人之大柄弟有八言奉贈陰陽得位優劣得所耳公沈

思十日必能發揮旁通之

復荆州府唐蔭雲 二十八日

頃奉手書領悉種切閣下宣風展義出以次公之周密而濟以弱翁之嚴明牧令俱改操勵行勉爲好官尋功簡能以荅賢太守之志謝夷吾牧荆州所以爲九伯之冠也直夫將軍即日起節赴皖深慰鄙念此間軍事滌軍已圍安慶多禮堂之馬步進攻桐城希庵各營作游擊接應之師兼顧霍六以防北路季丈小住數日即往宿松滌帥處並邀游楊彭水師營中世亂循生奇才抑塞可爲長歎弟請假一月仍在營

調養現服張仲遠方頗有成效如能稍緩須臾毋死以待懷桐金陵之克復固所願也

復余會亭 二十九日

接示得悉貴營於二十六日移駐霍山禮左一營應歸尊部隨同移霍以重北路之防兼為前敵各營策應至貴營支應卽當札飭移局擇地駐紮師行糧食所關非小也或卽駐霍山以保城池而擇城外廢磚以修小營如城如堡如碉式或擇總要之地可衛各路者以廢磚作老營煩卽酌度

復金逸亭 閏三月初一日

奉手書講理則我的理短講情則兄的情長批准則我爲難批駁則兄爲難能待一年以望金陵之克復乎上下關已得金陵援濟諒必斷絕若大城圍恐亦難守金陵苟復則賊必竄江西浙江安慶糧多百物俱備然亦必在一年內矣兄如可强留弟所求也只苦弟一人尚無脫身法奈何

致莊蕙生嚴渭春 初一日

訓勇三千人俟折回東流可請秀帥資送河南刻下尚未定準恐筱浦爭此兵將又不免一番波折至林翼與滌帥則決無成見也請即告之揆帥爲荷潛公

大節凜然前言系滌帥詭詞以解我憂而我憂實不在澹公一身也遺孤三人是友朋之責幸有以存之作人不可以生死易心致涉世俗卑鄙勢利之見練勇務言可向果臣文若索之樸山營制與滌帥與林翼微不同而其謹嚴寬博則一也不寬博不足以養廉恥所言皆兵事之規模兵事不可言奇不可言精蓋必先能麤而後能精能腳踏實地乃能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公幸刻之良用感慰

復曾事恆姻丈 初二日

接書得悉拔營進逼懷甯欣慰懽忭大勛可集愚見

於進逼之後擇地仿碉堡之式取城外廢磚為之以示久困城賊不使一名漏網之意萬一援賊驟至我兵須分則五百人中可抽去二哨二百五十人或抽去三百人專打援賊動靜互爲其根萬全之策也乞與雲巖中甫商之亦芻蕘備採之一端商定之後可請滌師裁酌訓行

復皖撫翁祖庚 初四日

承示淮鹽一節深佩盛情特慮中途梗阻諸商卻步不前且二百里陸路成本亦殊不輕倘難必其通行也沙河之役雄麾所指轉戰無前悍目授首大快人

意現已直入虎穴搗其老巢當可牽制逆情絕其突奔之念鄙見金陵之賊及竄擾餘杭之賊不能盡屠終有橫決之患閣下盡慮周密直如立高岡而無所不見也豫省餉項徒以供樂正之虛糜於軍務省分動形掣肘大局如斯可爲浩歎

致羅少村 初五日

茲得滁帥來函知賢姪奉母並挈兩幼弟已到武穴且悲且慰二月二十五日接尊大人二月十三日手書知杭垣喫緊即派援軍六千二百人星馳赴救方意堅守以待必可保全詎料其二月二十七日之變

乎世亂初生正人早喪涕泗縱橫寢食俱廢現在浙垣已復尊大人忠骸想必早爲殯殮京望武林悲憤萬狀詗聖兵燹之餘恐難棲止應請吾姪先到鄂垣假館暫寓林翼當與秀帥滌帥蕙生希庵諸公商定一切異日或於湘南謀一妥善之地諸侯陪商望即束裝前來是所至企

復建威營李雨蒼 十一日

所示裁兵裕餉之說具見苦心惟言之易行之難目下捻匪猖狂前據南陽金睢園太守來函稱皖捻孫葵心劉狗兒等竄擾洧川許州一帶並聞另有股匪

由淮甸竄至上蔡滋擾該匪等狼奔豕突竄越靡定
亟應先事防範等語昨接慶雲浦中丞來咨稱捻首
劉天幅一股竄至新蔡交界王櫰義一股已竄撲項
城請調撥重兵在於各交界要隘一體嚴防等語湖
北之黃州德安襄陽各府屬多與皖豫毗連輔車脣
齒在在可虞現已札調霆字五營移紮上巴河一帶
以資抽派援剿兼防黃陂孝感等處及鄂垣空虛戎
心狡啟亦須抽撥一千人或二千人回防以備不虞
現已函商希庵斟酌楚軍備多力分實苦應接不暇
霍山一面現惟昌禮七營及吳裕臣千人駐紮該處

亦屬要地兵力自不宜薄希公各營原欲其備應四路非厚集兵力則各路有警不能兼顧萬難裁減衛勇三千人滌帥欲酌以規樅陽撥帥擬撥以援豫省然尚在徽州也至多公前敵萬人決不可少並無裁撤之意多公望得萬人以成大功豈可旋益之而旋減之哉餉項支絀尚冀堅忍以待成功俟秋冬之間餉用稍裕方可漸次彌縫耳來示以璞階子明兩營歸併希公決不可行子明樸實有餘尚可教訓成全至璞階亦非希公所欲其或去或留卽請多公酌之可也

復吳菊莊 十五日

現在皖捻孫葵心劉狗兒劉天幅王懷義等在河南許州上蔡項城舞陽一帶分股竄擾勝克齋都護請兵赴援已經揆帥調撥訓營三千人派足下與唐守協和各分領一千五百人前往協勦援豫卽以保楚豫捻不平則鄂省之黃州德安襄陽各府屬脣齒相接在在可虞足下奉到揆帥調札卽率所部勇丁隨同唐守協和赴豫援勦務期約束嚴明秋毫無犯一切戎事均與唐守和衷商辦相機堵勦不失南勇聲名是所至企

致李希庵 二十日

鄂中十郡一州之力欲養如許軍旅原是不知量力然司兵者不必紛心及此弟等酌量彌縫之可以料理時事恐更有大變此則非我輩力所能及弟意懷甯桐城米尙可支一年而懷甯之柴薪鈌少若實力圖之半年可克不知須若干人乃可得樅陽而守之如捻匪稍定以鮑軍六千人往圖公到懷甯乞審量詳爲示訓幷乞與澣丈酌定切囑切囑至公駐靑草塥爲各路策應於事妥於心苦而外閒議論紛騰以爲空糜餉項此不辨菽麥者之言也稍知事理者必

不出此但恐懷甯桐城合圍之後軍事又將告急矣其告急也必在內地北路空虛怯弱之處吾特恐公兵萬人應接不暇耳

致莊蕙生方伯　二十五日

連奉書敬承一切籤復各事宜已囑營中文案復勘公之是處與不是處不妨取證於人應詳悉酌議奉復省中既另設局公竟不肎一臨或因清恙未瘉不可以風也如近日已出閤子辦公事尚乞督同人公議之公爲領袖雖勞苦又烏能自已乎公牘以無害爲先國帑以踏實爲先林巽之愚妄而爲難非挑駮

以逞聽非苛細以炫奇求其事之有濟而已牘背可畏籌簿無程此辭侯魏倘之所歎也簿書期會俗吏云云此文學士之所鄙也弟是傖父不足自異公爲學者何嘗不稍厭簿書哉入年九年以來都中方搜取世間必不可得之財誅求必不可行之事公亦既見之矣總之應擔當者弟必不辭苟有益於國計之公與可免州縣之私而又不徒爲部吏所督過所挪揄斷斷若我以必不能承弟又何不可擔承之有益理可自信即執奏再四義猶可爲也若一經部駁啞然自笑廢然自沮則又不如愼之於始公事不厭精

諸勇之不是儘宜更正更正之後無傷於明實見其功也自二月初五日至於今日無三日不雨之日年豐而賊不平方且日眾況飢耶

致嚴渭春閻丹初 二十六日

清查案慧生兄逐一駁回復書仍極和平而局議仍不可廢此等事即辦錯亦非大過何必代幕友護短俗吏無經術而名士厭簿書弟之復信頗委宛錄以奉閱劉印渠志行純良兼明兵畧粤人其蘇矣多公言萬人不能合圍桐城僅足一面詢之金逸亭亦然滌帥兵已進逼安慶然安慶之要在樅陽不得樅陽

郎頓兵城下一二年賊可徜徉自如暇則來戰不暇則游行他處我不能誰何也蕭藉訓三軍爲小補所留問鄂要餉然則鄂中應另行雇舟別載陸師襲樅陽又派他軍守之如此五六月賊必薪鹽缺乏有粟而不得食及是時謀之容或有濟否則十年不字九挺無成惟賊計賊智必犯霍六以解圍此不必遠引往古即七年之蘄黃八年之麻黃可借證矣左公將隱云先到宿松代滌公設謀即歸去也糧臺事由漸而入必成天下古今第一糧臺應用何人弟不預謀惟一眼看丹兄他非所知也惟丹兄爲難之處弟必

任之亦須渭兄委曲以全之

致李希庵方伯 十七日

手教軍機進止只看天色久雨乍晴當是成功之日天下兵將只靠吾楚耳承撥貞右元左發中亨中來英山均樸實人以成武臣爲總管尤妙弟竟可寫字看書坐享成功盛情不淺公欲以書法壓倒諸葛諸葛仍說公膽甚大日請鄧守之先生寫先君箴言書院各種箴銘規條又乞諸葛作碑銘均一時之盛也吉右貞右元左三營應照各營加夫以期一律丁果臣汪梅村考校地圖已專家人借公康熙地圖寄署

中一核必不致貽誤也

復毛驥雲觀察 十九日

捻逆分股竄擾勢甚披猖幷秦晉之憂即襄鄧之患老河口樊鎮二處市廛頗富尤爲賊所垂涎思患預防誠爲至計前已札飭梁丞帶領凱右營勇由麻城馳赴樊城駐紮並察營總馬隊一百二十名併力堵禦尚希閣下勤派偵探申儆弁勇深溝高壘戒備不虞以期有備無患實所至企惟兵力無多萬不可紛紛撥調自弱其力承示吳應祥王心田等其族姓各自操練臨事可資臂助義憤可嘉至爲欣慰至陶宏

本募勇一節應以諭止爲是臨警招募訓練難經是謂治絲而棼必無實濟也

復楊厚庵軍門 二十日

時局兵事尙早以情以勢尙恐更有他變分霆營上援應俟捻匪麤定再酌商進止大底北路總是可慮而分兵實非得已蓋天下斷無一條直路令人得以坦然行之必有許多灣曲許多波折循生迭起應接不暇惟在人之預審其機耳韋部一軍暫留皖南亦好但用鄂軍難指鄂餉此時鄂中之力亦自顧不暇也承示樅陽抽撥尙不易辦不知樅陽須若干人乃

可得而守之如捻匪果定鄂無北顧之憂以春霆六千人由水路出黃石磯以圖之且守之何如弟意懷甯桐城米糧火藥尚可支一年有餘而懷甯之薪炭則不過半年必至缺乏矣尊示懷桐進逼時再派水師下紮黃陂峽一帶斷賊餉道誠爲善策但將來圍急之後賊必挾全力由他途內犯以爲牽掣解圍之計故必希庵萬餘人預置空處備異日之援濟他路之用蓋該逆屢以堅城堅壘牽綴我兵而轉於無兵及兵弱之處狡焉思逞恐合圍半年以後希庵萬餘人尚不敷分撥也敬乞酌示機宜爲企

致官揆帥

滌帥督吳勢不可留直夫防淮亦難中止楚軍分兵太多當以亡吳之前車爲鑒容弟切實謀之夏秋之交當有應接不暇之勢葉令兆蘭去年在天堂創起兆字五營有帳房營壘所募盡是天堂團練冬間春初屢與賊戰實爲勇敢弟意天堂爲蘄水蘄州太湖宿松英山之樞機萬不可不鎮守此關楚軍既分不得不藉此助我聲威該五營每營五百餘人每人日糧八十文向係潛山斂錢作餉葉令丁憂回湘應再奏請來皖以便管帶團練五營庶可壯士氣而聯民

倘楚省不能給餉然事久必弛勢久必渙應許其每節犒賞二三千兩以五營之千五六百人每年只供應萬金幷許火藥較爲省力其營有帳房有牆壘與他處團練不同也其餘容再派將另募楚勇對見以爲何如至滌帥抽撥之後應何如籌防之處抱定永不圍城作主見其餘次第辦理隨時奉聞滌帥去後英山控制不能四處周到弟亦應移營惟駐宿松則商固北防太遠駐黃州則懷桐天堂霍山太遠尚煩再議耳直夫撥兵一節甚難甚難兵易撥勇難撥楚勇愛養太慣尤難調撥餉匱兵分局勢不易狗逆定

計上犯已無疑義所望我省上下均小心敬戒以軍事爲事以兵心爲心渭春丹初之糧臺亦宜敬慎謹嚴也

致嚴渭春方伯

滌帥督吳頗似劉蕺讀方百川小人之使爲國家一節其尙益於吳越耶其先必有損於楚耶堅忍二字聊固吾圉然多李已前挽之難止亟肄多方之策當復見於今日多每以後路不必留兵并以前路敗則後路不保爲言殊不知湖北防皖有四路五路是旁路非後路也多尙難明毅公所慮已得其要矣東紫

來若得川督吾楚倘可生財財用如人身之精血古人以四海困窮爲戒良有深旨蓋財用竭則如精血之枯身亦不得自活也天下事竟至於此否極可泰剝極可復未可知也公專精治內弟專精治外一息尚存弟決不自餒亦決不自棄兄屢言本不知兵謙耶實耶天下無生而知兵之人在思其情理與機勢耳去秋面言之情奇確有意以不知兵自諉如一旦兵臨城下禍到眉頭何秋後當與公深言之忠君莫如舉賢欲再事列公名而又恐失左右手倘未狹也

滌帥奉　旨已三日而一字未復其籌度之苦可

再直夫處勢不能不分兵而實苦分撥不動兵易撥勇難分吾輩帶勇如婆婆媽媽尤難之難也吾輩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誤國事耳一部水滸教壞天下強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紅樓夢教壞天下之堂官學印司官督撫司道首府及一切紅人專意揣摩迎合喫醋搗鬼當痛除此習獨行其志陰陽怕懵懂不必計及一切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一終

長沙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 編輯

致江督曾滌帥 庚申

近二日陡不適得手敎氣息爲之一壯眼日爲之一明調兵當不出尊旨範圍之外江西錢漕歸撫釐捐歸督尙嫌稍隘江西之漕甚富江督之權本尊南極長沙東至齊魯西連蘄黃北綰陳蔡況豫章之財漕爲大宗應不分界限爲是湖北十二三萬北漕某於一兩三錢外另提兌費約九萬餘以三萬養糧道府以

六萬餘爲近年之兵餉卽爲異日之兌費江西亦倍於鄂棄之可惜某發論謂督專兵政不管勇撫專吏事餉事然論徙則或願如此論吳則不願如此也似應一手經理爲定幼丹次靑小泉應各當一路分司兵事餉事幼丹次靑某昨已繕摺矣左公應可爲皖南替人其餘應調之將應函致左公如周寬世之類均在應行札調之列先此奉復大概明日再行詳覆

致曾滌帥

昨日奉復大槪而鈞意所在之處尙難借箸初二日又奉初一日手教思擬再四覺須放膽放手乃可有

濟非加募四萬人不爲功若僅就現有兵力抽撥調遣不僅無補於吳亦且先損於楚吳人越人之怨不必問其毀譽其悲憫之懷與吳越人仰望之苦最難爲情也是待三省協防而後謀吳非一年不能到江蘇之境舍三省協防而遽謀吳吳已失不可救而楚又繼失此時惟有破格請將放膽添兵傾湘中之農夫以爲兵秋冬之際陸續取齊則江西之後防不失皖北之大局不失武惠之聲名不失謹開事宜於後

一次青應先將江西現有之平江五千人調赴杭州杭州不失是平吳之先著杭州即失而扼守衢州州造

戰艦以圖恢復亦先務也廣信之失應為第二義第二著或疑江西五千平江勇不可調空似不足慮隨後有兵可致暫空無妨也一霞仙季高均應各募六千人以為皖南揚州之用或為江西之用或為隨征之用此必不可少之義辦此等事非强拉人不為功莫過於慈和也一次青可速補募五千人繼進幼丹應為豫章之藩臺乃有益少荃可為揚州之督否奏請賞缺或可募兵一丈進兵由皖甯後路兵到前路可以遣將先行七八九月是皖甯喫緊之時且勦且防之局一丈欲霆營某亦何敢有違皖北抽去人數

太多須設補益之方北防亦較緊要

致曾滌帥

昨夜沈思總是放膽放手大踏步乃可救人救不得吳越仍損武惠之名不如儘力一救也兵事須布遠勢忌近謀式所言之三路應并為內三路小三枝另籌二大枝一出杭州一出揚州其內三路小三枝則大帥之中權也沈李饒所辦廣信一路竟須馳入杭州以為平吳根本保越人之命取越人之財尊乃有濟拘守廣信無當也應即請劾丹為豫章藩司奏補次青浙江藩臬次青應駐杭州杭州危駐衢州杭州

存移湖州拔袂即行此爲先著江督之履已連齊爵應以知兵任戰之李少荃劉霞仙等募各路步兵一萬五六千人開幕於淸江浦而以多都兩公專司馬隊又少荃小泉可奏江甯江蘇實缺即是江北籌餉之本失守後前人已死未死後人已放未放均不嫌更正察看楊廷和乘時革弊政一筆勾銷之法可敏決之此兩枝定安布局宏遠丈從徽甯鼓行而東東吳公事應即如此勾當急脈緩受大題小做或恐不濟餉事不怕無錢只怕無人丈毋專取丞相謹愼爲也

致李希庵方伯

奉手書敬承一切滌帥督吳須擕去萬二千人力實不足以平吳而皖軍已形其少直夫將軍到英山議由壽州過淮遵奉　諭旨以防揚州欲馬步五千人歷年賊智擾於東以分西路之兵聲於北以輕南路之勢兵分力單乃乘其弊是當深思也來示之意逐條登籤於右兄言湖南力量能制石逆恐難再助江西一節滌帥督吳一萬餘人必不足用除卻湖南已歸勇丁風氣此外無處選將無處募勇特必不能處處問湖南要餉耳兄又言陳逆陷蘇常非果凶悍

是官兵太不力一節所見誠卓兄又言如懷桐之兵先退則大股趨南小股北來如懷桐之兵未退則大股趨北小股南竄一段所料誠爲有理惟吳事瓦解賊無反顧之心兩岸均有大股特大股亦尚可謀戰法以禦之耳兄言懷桐之圍未合則大股由商固犯楚小股牽制懷桐官兵如懷桐之圍既合賊形窮蹙則大股來懷桐小股竄楚界一節均是揣度賊情頗中肯綮近二三年賊又加增卽分二路三路尚不致賊少商固實可虞也兄言應請滁帥過南岸相機行事現已奉 命是一定不移之局應遵公議兄言

以多公回楚界以固根本保楚乃可謀吳楚地本不可空也尊見亦是兄言調集萬八千人分圍懷桐兩處懷甯長圍桐城斷賊糧而不合圍無論援賊多寡不敢請援然亦不能救援他處如有僨事可請云云一節公於桐城審看形勢之後胸有成竹屢言可斷賊糧而使之遁走特不能一一置之死地此事必應從東路頓兵須若干人設以五千人置東路援賊若至須若干人救應東路之官軍其山路仍可由別徑接濟否其南路可另股來援否愚見不悉其深愚見亦未見可至安慶之圍集賢關內之兵可多可少然

樅陽不得則頓兵十年亦必不能斷城賊接濟聞樅陽之壘阻水難攻又聞須出其不意乃可倖獲詢之厚庵亦言襲取之後須五千人乃可守況目下尚不能襲取耶若樅陽分去四五千人集賢關內分兵四五千人再於桐城附近分兵以扼賊吭是公所言一萬八千人已不敷布置更何能再有餘力以制援賊愚見不悉其理倘求詳明指示弟意中等之兵宜圍宜守上等之兵宜戰宜剿宜援應以救人又此時髮逆子女玉帛氣驕志盈本年必自行犯楚蓄全力以待之示弱示寡或正或奇必可大勝若以強兵圍城

必難應命古無賊勢延蔓數省而急謀圍城之
事亦不聞有此情理此節應請高明另議兄言其可
奏請與滁公隨行過南岸湖北暫將邊境固守相機
蘇皖一節此尚未知滁帥已簡江督之 命滁帥
應南渡某不應南渡且嶽甯之警尚在一二月之後
此時南岸亦不警也至所示旰夕憂鬱究於時局無
補不若明決以定大綱一節詞意正大遠識可欽敬
以鄙紳不敢忘仍求詳悉指示一切不勝至感又天
堂有數百里之險而又有米可食僅恃團練不可恃
也其地可通桐城舒城霍山西可通英山太湖蘄州

蘄水不可失也

致曾滌帥

手教幷大咨霆營六千人禮營二千人均萬不敢有吝嗇之情應遵示撥調皮匠小店非力量能不誤主顧實以昔年本錢出於老板殭撐門面愛惜招牌也惟是都公在此日夜坐索霆營昌營意本注於昌營特以霆營爲題耳今咨復霆營南渡直夫之索昌營更堅矣現已另札飭成大吉梁湘帆補霆營之額而彌縫吾楚之闕朱雲巖二人調歸護衛集賢關內不必添兵以懷甯之吭在樅陽一切均不緊要無須遂

兵也至大局情形非作大包裹不可一出浙江一出揚州一出徽甯每枝須二三萬人并須水師助力三路約共萬餘人武惠幸勿遲疑圍城之計攻城之事某之愚如周昌期期總不奉詔尚乞鑒之申之戒之

與伍次蘇

聞已往霍山審度形勢矣天堂防桐城舒城霍山三路之險其卡何如工程何如形勢扼要何如留意否明以復我霍山城可守否須兵數千人如難守則不可拘執須通盤籌畫如應守則只許千餘人不許多兵期以三月乃有援兵若漫言守漫言易守賊來卽

請援兵不能守也聞霍山城不好守霍山至英山之中途有土地嶺只須五百人即可守又有觀音坎大尖門二卡每處百餘人即可守果如所言只須七八百人可捍英山之門戶只棄霍山一空城耳似可省兵力以援他處此計何如又聞除此外只有松子關兩路口每關各有二千人守之賊即不能再入羅田麻城然乎否乎天堂雄據數百里之險去年賊已失計今必悔之然四境之關卡去冬草創修飾我只發去五百金恐殊草草又恐審度不得其宜不握其要也又天堂有團練五營較他處爲勝他處虛此獨實

也又有帳房營壘然以之禦大寇則不能勝去冬以昌營七營禮字二營又二百人駐天堂以助其力又有湘撫在柳河以助其勢而且日夜告警尚兢兢以五河楓一帶後路爲可危今則山中并無一軍危乎安乎昌營三千三百人都將軍欲帶往揚州愚見欲移鎮天堂酌其從違明以示我

致官揆帥

滌帥咨調鮑鎮六千人禮前後二千人而留其弟萬人在安慶不動石牌宿太不嫌空虛靜則有餘動則不足守則有餘戰則不足此沅圃一軍之大概然軍

數比鮑之六千禮前後一千尙多也惟麻城黃安羅
田空虛耳容再籌補之弟已札飭成總兵募人矣都
直夫初三日到此力請昌營六營同去多已撥九起
一枝舒已撥西丹二起矣合計亦五百餘人都之拘
泥不能生發變動卽予以昌營三千三百人亦不過
能支撐一時耳其兵氣不能日新則兵力亦且日弱
必欲此軍弟亦不忍吝而不予昌營將良勇忠心願
留而口不能言直夫又言如必不與步兵要弟作奏
弟亦未嘗無詞可措惟念兵將原是日新月異之事
若必拘定老營而不能舍舊謀新亦恐誤事意中可

爲小統領者尚有人祖逆年考核訪問胸中久已瞭意惟餉項太少若欲遵旨募二萬人鄂力萬萬不能無餉則弊與無兵等耳滌帥馬隊不如帶去兵若作呆兵則再添二萬人亦恐不能制勝若作活兵以多君希庵二萬人專作援剿之師則少添人亦不妨鈞意以爲何如

致曾滌帥

直夫將軍淮上之行復奉　廷旨敦促嚴切亟應赴緊啟行擬來英晤談一切直夫忠良醕謹不失豐鎬故家遺風可敬可愛此次籌撥馬步直夫來函意

在凱昌兩營查凱營梁作楫僅止五百人似不可撥
昌營三千五百人將既良善兵亦勇往現在霍山要
地直夫注意此軍亦不忍吝而不予也可否請酌示
至所需馬隊擬請禮堂輔廷各撥一起何如又餉項
一節除酌帶行糧外俟到揚州等處應由江北糧臺
喬松年協濟支放即乞鈞酌示復爲企

復楊厚庵

承示不攻樅陽而樅陽之前下手恐致腹背受敵仍
以先取樅陽爲要著老謀周密至爲欽佩弟初十日
可到宿俟與滌帥酌定再行奉商金陵圍師潰敗

廷旨命都公帶馬步四五千人會合袁帥從天長六合浦口進剿以防北竄并命鄂省籌餉鄙見賊情賊勢必不北竄北竄者捻匪尚在袁帥之後路逾西北一帶且天長六合浦口非數千人所能為力袁帥能否分兵尚難揣度此時鄂省止能籌給步兵馬兵亦不能多分蕩淮北淮南之地勢尤利於馬兵也至鄂省餉項日形支絀都公前往餉不應手終必飢困弟已將此情函商都公矣弟久病擬到宿松後即回黃州滌帥書來力言不可尚待再酌樅陽之謀俟韋軍回江岸時即請知會希庵函商滌帥乘機酌辦得

手之後以韋軍二千人駐紮再由滁帥處撥三四營以相助以杜東門一路兼斷城賊剽掠請老兄酌示

致糧臺

希庵之母仍病七十五歲而患風痺恐竟難言金逸亭十年於外從事湘軍又六年是爲湘軍中最久之人得兵心明地勢只惜兵非家兵尚難行威耳屈指近人之從軍者文武不下數百員而去取之際衡量再四若有緊要軍謀亦無以易此老也前歲去歲乞假弟強留之今春乞假弟又堅留之而希庵則早許之滁帥最仁聞人乞請無不俯從弟意欲再堅留之

以備將選萬一希庵有事則一萬餘人竟不得一人爲統其衆何可勝言東山霖雨三年傷悲況十年耶古人於出師遣將必反復纏綿以慰其私兵事且十年而無起色奈何其丹初文若敢不慎擇若存大意恐一旦無以應敵請丹初文若票兌千金專寄逸亭遣迎其母駐黃州則異日吳楚戰不止百萬金之益矣至於得兵心明地勢六字之考可質天地鬼神無疑有歉無愧其長處尙不止此

復毛驥雲

承手書並另件領悉種切穆參將陶訓導二人和衷協濟共[illegible]嘉尙亦足徵閣下推誠布公之雅度捻氛

漸逮而將兆顛之憂惟豫州之兵力已殫殆必及於

此莫若及時閒暇離樊城市外一里半里許作大濠

傍築土牆牆外通車人行處各安碉樓二三座左右

表裡其備擊賊碉式參差如品字形心字形相離約

擡鎗彀此可及其碉座以空心開小礮眼橫列三層

每層至六尺低者去地四尺餘尤須多列礮眼二層

作門亦大內小可施放擡鳥鎗其稍上一層亦如之

其最上一層如城上門樓式可以眺遠可以火包灰

罐石塊噴筒等物拋擲其守碉之丁寢食便溺均在

其中上搭牆緣之內穴一門梯而上入門即將梯收入

礮中放閘閉門其平時只須礮丁四五人持銅鑼木梆鎗手日夜巡守有哨將撞鎗手助之約每礮不過容十人十六人而止賊以萬人來亦仰望歎息而莫可如何其乘勢而來其據物而遁均畏礮中撞鎗大礮之遠擊而中傷其頭目也凱右營或當久駐襄陽此良主也所須馬隊弟當函商撥帥請其酌定以馬隊向係撥帥專主也

復吳幹臣

承示昌軍七營分二營守城留五營駐樂兒嶺爲老營而以馬隊相輔兵數較靈兵機較活應即函商會

亭斟酌辦理至霍城亟宜修整並添突出橫礟以資守禦所見極是請即與會亭商酌行之昨據浙撫王雪軒中丞函知和帥先退丹陽丹陽又失和帥即退常州張殿臣先已墜馬受傷不知所在熊天喜陣亡又續函言和何二大帥均由常州退滸關棄常州不守蘇杭亦必不支狗逆逞志於下游必於秋後挾全力上犯旁軼橫擾多方誤我矣奈何奈何

致兩司及糧臺

蜀亂則楚人無食月虧不止十餘萬財用如人身血脈一肢殘廢則一身之血脈皆阻格而大命以傾況

巴蜀之扼我腦者乎秦何以興先得巴蜀之故漢高祖失職入漢中以巴蜀之利而後能東向以爭天下晉隋之平吳巴蜀之利也大約勘亂之畧只二端據上游而有餉得梟騎而有馬漢高光武皆然漢高借梟騎以灌嬰爲騎將而項羽敗光武得突騎曰今日觀突騎之職樂何如也乃富強之明效蜀中亦有人在都中能與言此乎

致荆州同知周笠西樂

奉手敎言保舉事理甚詳明應保之人由尊處酌定出力者不沒其勞總期足以服人心而止所言已足以括事理之要矣牙釐保舉部駁甚嚴弟無以鼓勵

士心有深愧焉如劉信典三君承事有年十分竭力而恩無可加則不妨獎其子弟以示優異謝太傅謂陶桓公用法能得法外意即此類也乘至公之心以行之可質諸鬼神而無疑弟病甚深勉力支持五十始衰尚不應如此之憊也

致曾滌帥

樅陽之謀敬承所示如果賊多此舉須挾全力以圖之希部八千人或九千萬一不出戰可圖困之圍二日即破矣倡言由九江吳城援浙江蘇州如尚力單則俟希庵到樅陽後專人飛至禮堂以馬隊六百人

弁舒公四百人從𢪔潭前往應之此着不用亦可用此着則必須希到樅陽之後有準信乃妙若陸路先至水路後至則事不成而守愈固得樅陽即速須謀守兵又須速調希庵回準備大戰正煩鈞慮耳河南不要訓營湖北不能養訓營弁葦軍餉事頗異於前牖局鬧事不一而足沔陽城局亦毀壽珊所治尚如此則非局之不善而人心之不奉公可知矣聞賊犯宜興常州確否

致駱籲門中丞

季丈以藩府而見疑則義當隱居彼之所處友道也

非臣道也湘中經營已久石逆受創必不正視湘省似可二三年平靖林翼不能强留李丈於皖中而實願其暫隱以待　明詔之後起儻事勢果平靖終身隱居豈非大願印渠獨當一面可爲印賀幷可爲桂管之人欣喜特蜀疆將非復吾有耳

復吳桐雲大廷內翰

懷桐勢成犄角自應並取不可偏廢安慶非萬八千人不能得其要領其粟米火藥可支一年守具之備已七年矣現止萬餘人尚虛樅陽一面桐城處廬州廬江舒城巢縣無爲六安霍山之中非二萬人不能

合圍非合圍則城賊不急外賊不援現止萬人尚虛東面也滌帥與多都護分路前驅漸逼城下尚須另謀補益策應之師乃有濟耳太冲高蹈行至襄陽而歸現到宿松桐城並歷廬皐即當歸隱一二年之間湘中可以苟安囑其以道自尊不必出山如畀日湘禍果亟非秦　明詔督辦團防亦可不必輕試也

致楊厚庵軍門

安慶之計不得樅陽不能合圍即再頓兵十年不能制賊要害亦不關賊痛癢聞樅陽之賊已有備守禦已堅當以何法攻取以民舟載陸師襲之可得否希

庵之意恐兵到不能破壘則撤兵無名不撤則內地空虛無人禦賊所慮是否或言不攻樅陽而攻樅陽之下派人守之須若干人遠處包截取效遲而見功大其地勢恐在黃泥汊周家團一帶不知能下手否或言樅陽即得須於東門外塔下大教場安陸師約須若干人乃可堅守不失萬一以六七千人從舟入樅陽賊若堅守不出何法可以破之兄之智慮深遠料賊如神刻下滌帥希公季公均待兄計策而行幸乞逐件指示爲荷

致曾滌帥 四月初二日

二十九日來函以捻匪大掠最傷元氣爲念仁哉丈之立心古人之志自謀僅免飢寒飢寒之外無所求而以其精神志氣謀斯民而免其飢寒今人反是方且縱盜以奪民財或自爲盜而巧奪之也須知天地父母君相之德不過以養人爲事豫州每年二三次肅清保舉爛然如昔年東南河工例有兩次安瀾保舉也樅陽有備須問厚庵有下手處否眼光惟厚庵最靈他人莫及若樅陽不能即時動手須樅陽之下遊處著功夫其成功一也特效稍遲圍師稍喫緊耳官帥欲五六千人分布北境內外殊難爲謀也

致袁午橋欽使 初三日

楚師已分進懷甯桐城而每處萬人尚嫌單薄其霍六一帶竟無力兼顧以日前南陽信陽之警內地空虛不免卻顧也江軍既不暇北渡則天長六合揚州仍無從著手後路十分穩固餉需不竭乃可進兵此不易之理鄂中八九兩年餉項尚不十分匱乏自去冬蜀亂以來月虧逾十萬蓋楚之鹽釐百貨所資於蜀者十六七不必蜀中分餉而所益已多財用如一身之血脈相似一肢一體之阻格殘廢則血脈不通全局皆廢也外省協餉直無絲毫之望如公如祖庚

中丞處尙不肎實心助力更何暇念及楚軍哉㑹念
公所處之境獨肩艱鉅昔年有可爲之機而權不屬
今有司操之柄而餉不繼祖庚之一軍亦有饑疲之虞
是誠切要之大事淮北票鹽由板浦至三河尖成本
清單已悉當寄鄂中與司政者謀之三河尖至麻城
出宋埠陸路尙向數百里小車推運更恐成本不輕且
下川路之鹽及淮南鹽之湖江上運由賊中來者尙
成本輕於淮北則招致亦難通行容再訪察奉復商
民趨利置兩物於此一貴一賤卽分文之利必爭售
其賤者世情如此不足異也世兄大人從軍平時可

分任其勞有事可分任其事最爲得要回翔館閣此在平時可耳今豈其時

復吳幹臣 初三日

來示循悉昌營所駐之地賊所必爭聲勢聯絡無致疏虞庶稍懷各軍得以專意前勦慰甚惟軍行之處必須秋毫無犯固結民心承示霍民連年兵疫宜加體恤至誠惻怛藹然仁者之言新仁英字兩營應即如示移駐黑石渡而以馬隊同紮營壘之處可與昌營互相應援且留茶利以養兵也

復舒藩臺 初三日

承示浙西丹所有身體輭弱不習騎射及舊隊殘廢
官兵不惟前敵難資臂指徒以虛糜餉項酌量裁遣
具見苦心但馬隊無多如能轉弱無強必可得用尙
乞麾下飭各營總加勁訓練實力成全其十分不堪
造就者惟麾下親自詳加察看分別殘廢之虛實交
揆帥復驗豫省捻匪飽掠三十州縣退歸老巢總營
總所帶馬隊承麾下添派齊全尙堪調遣

致單學使 初三日

古公品望可亭驥雲均極推重刻下未許從軍異日
仍乞練習時事兼備兵事臥龍鳳雛前型未遠幸爲

吾楚思久安活此百姓也

致厲觀察蔣司馬 初三日

蜀亂殆日甚近日鹽價若何午帥將板浦至三河尖成本開單來從三河尖小車出埠入江尚有數百里陸路恐成本又增凡榷利之事以利爲本以利民爲本設兩物於此一貴一賤即分攴之利而商民必趨售其賤者人情類然不足異也如其利即禁之不止如其非利即招之不來幸訪察其詳明決議其可否

致清查總局 初三日

清查案未將民欠一節專案請 旨豁免與例不

合若混入清查案中不算總賬萬一部中算出欠目
重大誤局事其禍小誤民事而使鄂中得罪於民無
益於　國其禍大若欲混入清查案中希幸邀免則
自來無此辦法大抵豁免是推廣　聖德之仁非
奏奉　恩旨膽黃部臣斷不肯算入賬目清查是
考覈之義實事必求其是綜理不厭其精與豁免之
案事理本異不可同案並行可否將民欠先行提出
專辦某縣某年被賊擾某年奉　旨豁免若干開
明實已豁免之數總其被擾州縣若干奉　旨已
免者總其若干其某縣某年被賊擾與某縣同未蒙

恩旨豁免民同此民切實聲明愷切求　恩
部臣不能駁斥爲民請命事理正大專案奏辦卽有
參差林翼敢執其咎若混入淸查案中則　經部駁
民生病而　國計亦傷恭豁免是寬典是乞　恩
之事淸查是撤法是綜核錢糧之事兩事混同總覺
不安須將已蒙　豁者一冊申明前　恩如民欠又將未奏　豁者一冊申請後　命
一節專案奏出則淸查之款淸去十分之六豁免已
多則款目更輕矣前見冠九來函急言此事須提出
先奏林翼已囑出寄交署中文案昨兩日細思恐必
須如此辦理乃臻妥洽林翼之愚不敢自信而又心

以爲危應求公籌迅酌并請飭同明揆帥示行

致各路將領 初四日

連日深思霍山一帶兵勇昌字禮字七營吳幹臣千人馬隊四百人若是昔年之賊一萬餘人分援總可制勝近年賊較往年稍多戰守之機必須詳慎此次兵進懷甯桐城如合圍之後城賊果困必告急乞援於下游之賊以懷甯爲賊之眷屬巢穴而桐城又懷甯之根蒂也計其來援之時桐城自是正路然多禮堂都護馬步之正兵在前李希庵方伯援應之奇兵在後均屬威名素著賊必不敢正視其必從霍六上

犯希冀分兵內擾以解懷桐之圍似無疑義由六安而入必由商固光州則羅田麻城黃安德安一帶均宜謹防是八年春夏之故智也由霍山而入必內犯天堂則潛山英山蘄州太湖之邊地必警也此時無兵力代守六安并無兵力進謀舒城則惟有謹守霍山不失而已矣守霍山不失須兵幾營馬隊可撤二百另行調遣否幹臣一軍可調回漢黃之間否公酌速復守霍山似須傍城為營或依險為壘城中可積米糧軍火柴薪水泉不比野外難於多備賊不得城則無久駐之理抖衛兵勇城池必堅於牆濠又據山

險則賊不易犯平地之兵一可當一者據險之兵一可當五六也凡此皆宜預思之事查昌營前紮青草塥地勢營壘未能一一合法現紮之地亦係畧觀大意卽便駐營恐尚未能通籌全局萬全無害軍事應備不虞應及未雨綢繆毋臨警生悔待兵力之不支而遷徙此事尤須細心審度應同幹臣前往審度一次詳悉思揣必須遙爲桐城天堂等處之援應以伐賊謀又須近捍霍山潛山英山之邊境以固吾圉幹臣會亭商定之後迅速函復如逸亭事簡再請前往一行此要著也至懷甯桐城二處無可偵探萬一賊

計上犯其包抄之遠近必以懷甯桐城賊之緩急爲定城賊緩則將由六安壽州之閒作大包之勢盧袁之勇未能抵禦城賊急則將由舒霍之閒作抵禦之謀山中雖有兆字五營尙嫌空虛但異日賊勢內犯先一二月內有機宜可密有情狀可圖應派次蓀專駐霍山以察六安舒城廬州定遠等處之賊勢賊情最爲至要均候細心審量妥酌速復

致李希庵方伯 初四日

江南和張之師七萬人於閏三月十六日營壘盡陷蘇常必震和張退守鎮江從此天下大局必難支撐

即皖北楚北亦難獨善愚見桐城之兵不宜合圍遽合圍而精兵盡成呆著笨著賊從他處援皆又是必須解圍之勢總要有二萬餘精兵常作活兵則兵事乃穩賊破江南之兵則將專意於楚北皖北矣大局須預思後患須預籌似乎只須合圍安慶其餘精兵均應備援備戰蓋圍兵多則戰兵少也可請秘商滌師及多禮堂兄妥籌何如

致李方伯多都護 初四日

賊匪出陷金陵城外營壘東南大局不支軍國之事愈辦愈壞實堪痛哭一月二月之後皖北楚北皖南

江西亦將應接不暇愚見江南大營之弊其虛冒蕩佚乃其致敗之由其調度布置實亦不能盡善患在有圍兵而無備戰之兵有守兵而無備剿之兵以七萬人頓於城下賊從後路旁路紛擾闖江南大帥遲疑者啇而不肯速分兵又不肯多分兵繼因所分之兵敗挫不力後路旁路已陷餉道已阻始不得已而再分兵則應戰之兵氣已挫而圍城之兵力又單乃得乘間抵隙以陷其營壘此金陵軍營之覆轍也愚見皖北援北之軍務只應以一處合圍以致賊其餘盡作戰兵援兵雕剿之兵假如圍安慶則不可再圍

桐城若處處合圍則兵力皆為堅城所牽綴援賊大股上犯勢必無勁兵可備援剿不破援賊則城賊不可得而滅不剿流賊則守賊不可得而走此一定之局也假如以萬人圍城或分布樅陽或樅陽不可即得則於樅陽之下作遠勢以圍之仍必須留二萬餘人或三萬人作戰兵援兵及雕剿之兵則滿盤棋子均是活著彼江南之軍事七萬人均作笨兵駁兵誤矣以韓信之才而李左車尚戒其不可頓兵堅城之下情見勢絀似宜及早圖謀以備不虞思慮所及請密商定計見復為要

致官揆帥　初五日

豫省既止訓營旋又招來一時一事顛倒無定鄂省斷難另撥他軍業經咨復冰案請飭轉咨與他省共事不能如本省之有綫索有條理即如援浙之蕭守所帶訓營韓營張小浦留之又欲分之復改派援常鎮又復改派池州令人無可適從而鄂中已白費九萬餘兩矣異日仍是向鄂中討喫說到銀錢緊要無人管理也　廷旨命直夫帶馬步各四五千人與袁午帥共事以防北竄又命江皖撫飭可籌是旨意屬之鄂省籌餉矣粵匪無北竄之勢其必北竄

捻匪在淮以北尚在袁午帥之北路後路此地勢之可疑者一也天長六合浦口一帶數千人不能得力午帥無兵可分若僅以數千步兵交給直夫明知其不能展布是陷害之且鄂省即令能籌步兵五六千人而馬兵實難多分淮南之地平原曠野利用騎兵僅分三四百人亦不濟事此兵勢之應商者二也目下鄂中餉項虧欠甚鉅本年夏秋萬萬不支若再添數千人請直夫與午橋同辦淮南鄂不任餉則直夫終必飢潰坐致忠良老成陷於危地不僅負友亦且

國若奏請部撥他省之餉則飢潰可立而待一

片公牘隨便搪塞不應者固是無餉答應者亦是假
話從前浙江若使羅公不死即請大帥往援均能竭
力謀餉羅公之後無人管餉故援軍仍是鄂省之累
此餉之可慮者三也多禮堂是直夫得力之將馬隊
是直夫得力之兵多既不能掣調同行則直夫又將
何人可用鄂既不能擔承兵餉則直夫又將何人可
依應請老兄再籌幷以此情函商直夫請其自行酌
度愚見直夫若病體果痊或霍六舒城之間另籌一
軍総是鄂中任餉乃可無患鄂中餉既不支何如暫
留直夫候軍事緊要仍從西至東較為順手尚乞鈞

酌弟處已函商滌帥矣部議楚北協濟黔國貴州兵餉二案均已切實擬摺暢所欲言錄請鑒正季衙酌發部中亦明知其必不能行姑以搪帳耳內地與北門乃東征根本弟意須七八千人囘駐腹地不止尊諭五六千人也昨有函商軍情一稿錄請致禮堂希庵之件酌奪丁果臣鄧守之汪梅村三儒館地已蒙位置實養賢敬士之盛德張仲遠南米之案誠如所示深切詳明此事應從緩酌商弟等作事總須於人有益也並非自顧處分以蕙生降調備任不知何人深以為念蕙生與我輩曾共患難古人於去國之臣不忍即

絕十日之內尚可不急於委署以全厚道也

致黃安諸蘭谷鏞

目今之務非殺賊無以安民非抽釐無以養兵麻安設卡月餘照常章抽收並無虐取之事商民帖然乃地方痞熊二麻子等膽敢糾眾拆毀劫掠一空與官爲仇令人髮指若非立予重懲著爲炯戒則鄉里無賴勢必至刁風日長紛紛效尤釐務何由暢行軍餉何從取給足下務即添派幹役尅日拏獲其渠丞營勇初五日乃可拔營前來也毋得膜視毋得妄縱一人至切至要

復曾滌帥

奉示敬悉雪琴督率章部各營力破樅陽水陸均血戰勞苦功高幸而得之爲安慶謀則此功極大戰績良苦請會揆帥前銜速奏降人利輕名重亦疑不釋其連日功苦蓋恐不見信於麾下故勉力盡命以求賞鑒而爲光寵惟是得之難守尤不易且因此而賊援必速且益多林翼之心直以金陵奪水關自懼矣聞賊目初一日從金陵西犯其來必速多方誤我亟殫疲我吾楚之兵不免牽綴商量不定憂患方始也愚陋之人總以收斂據險靜待審機其應否縮營應

否緜地擇要以控制之方先立於不敗之地爲不可勝以求可勝之謀敬求明白指示直切訓正大纛欲東向頃西顧楚皖固必所再造之士也一樅陽韋軍分守力尚不敷應函請禮堂代籌撥二千人協守或乞雪琴募千人由鄂餉支應一沅公關內之師既得樅陽不可撤至關外惟求預先籌思準備抽兵以禦援賊援賊未破即先得安慶之城不敢自快援賊立破安慶之城遲早在掌握之中兵事似以全軍旅保完善爲先一希庵禮堂兩軍主戰不主守應否斂兵自拊緜地示弱以備應援四路之處求函詢示行一

天堂之地山原廣博有穀有食前與潛山懷甯桐城舒城通後與英山霍山太湖蘄水蘄州宿松通應以重兵扼守如賊勢力爭此地勁兵三四千人副以團練分巡山徑卡房使賊懷疑觀望則團兵亦有益也否則賊入山中官軍難以力取不僅蘄黃之地因此驚擾卽懷桐之師亦如芒刺去年有葉介唐團練五營今則介唐已去民心以渙五營之人日以手書聯絡之仍不如介唐在潛之親切也又去年有呂營六營人頗穩練加以禮前禮後桂字三營之驍勇而猶不免日請益兵今則幷無一旅是林翼之忘危而自

安也應請籌示一都將軍遵奉六次　嚴旨准北之行似不可回欲帶昌營否則須林翼獨當違旨之罪力奏無兵可撥如昌營必遵　旨而行都將軍之意可稱則林翼必無餘力可分籌如竟奏明以馬隊先行步隊二百護衛之另由丈續募萬人繼起亦尙須棄霍山之城而移守天堂另以吳幹臣千人移入霍山後七十里之土地嶺縮入守約可以省兵以舒公馬隊入黃州之地作內援而杜賊謀又霍六之交流波礁旁路可入英山太湖蘄州羅田查只觀音坎天尖門二處搶匪曾經通行已發二百人前

往修造即加三四百人亦或可守此山險似山內關
鍵總以不失天堂爲要前兩日兵多思恢鄖鴦遠今
日兵少思收斂自固是否請禮堂希庵照應天堂抑
須堅留昌營之處乞明示一湖北之黃州漢陽本富
未富之大郡也黃州錢漕半一省漢陽通商取釐賊
所窺伺如此次援賊西犯尙如去冬故智則多寡均
不必計多李必可破之惟禮堂希庵久爲陳玉成所
慴竊恐以多方誤我之法分擾天堂英霍其安慶城
中米糧軍火尙足也或由霍六之交以犯商固商固
之吏恬然自安蔓延光州羅田羅山則漢黃德三郡

旨震千里之防實無辦法抽調援剿勢所必然似應請禮堂預紮善地期於內地有警用其所長蘄黃州漢陽爲北門之正路非僅懷桐之後路也賊救金陵不於金陵著手而於浙江東壩之旁路後路入手前事亦可鑒矣請預思決定一成武臣二千人由希庵分來作護郎再添千五百人亦非二三月不能成軍應隨林翼移駐或預飭移上游以杜賊謀以上鈞求指政之事一淮安一枝水師一枝步營爲平吳之大計如沈幼丹有符有權豫章無恐則霞公季公一人爲皖南西後次青入浙有權有符則可造水師指平

江路亦可不駐皖南非秋冬到淮到吳則吳人喁喁之望將仰天而號以爲何獨遺我一或獻策以為載陸師幷簡水師直下焦山以拯危困出賊不意軍食無可籌稟命不得人須獨當一路之才乃可行也或又曰舟多東西梁山之礮二三次即不能再放即王濬樓船亦必無損帥府亦可行此皆奇說異謀非常之計請酌示一淮安開府少荃之議是也吳事必以水師爲根本非急行速辦不爲功一營制各十本已先寄餘請糧臺續寄一察吏幷無術訣亦無記註評騭清單渭春去年偶有佐雜評騭一冊旋即遺忘矣

楚小國尙易記彷彿吳大國或須記於冊或竟存於心丈自酌之以上復垂詢之事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二終